

【编者按】 院校研究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研究领域,近年来发展迅速。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自2003年以来,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举办院校研究人员培训班、开展大型院校研究调查、加强与欧美院校研究会交流合作、编著中国院校研究案例集等形式,探讨中国特色院校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践,大力推动院校研究在中国高校的发展,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2019年7月在哈尔滨举行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2019年年会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哈尔滨师范大学主办,《黑龙江高教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协办。本次会议以“院校研究规范发展与院校研究专业人员培养”为主题,突出问题导向,对一些重点选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研讨,进一步丰富了院校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本专栏选录了本次会议的部分研究成果,以飨作者!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综合性 大学教育学院撤并的案例剖析及启示

——兼论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建设

任初明 杨素萍

(南宁师范大学,广西南宁 530299)

摘要:在国家“双一流”政策引导下,国内不少综合性大学在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中撤并了教育学院。通过对G大学撤并教育学院的案例研究发现,其被撤并主要原因包括:未能有效实现成立之初的组织意图而引发学校决策层对其存在合理性的质疑;寄生型的学科发展状态使自身学科特色难以突显;科研团队凝聚力和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能力较弱;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校重大决策的权利未得到充分保障。为了促进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发展,需要牢记学科“初心”,巩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地位;找准发展模式,培育教育学科生存空间;抓住国家构建教师教育新体系的政策机遇参与教师教育,夯实教育学科发展的人才培养基础;发挥综合性大学优势打造教育学科特色,提高校内外认可度。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614(2019)10-0001-05

一、引言

“双一流”建设政策在给入选高校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压力。为此,“一些高校为能够在‘双一流’建设和新一轮的学科评估中占据有利位次,通过强化优势学科和建制,裁撤弱势学科和建制,重新进行学科调整和布局”^[1]。在此轮学科调整中,不少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院(所)等教学科研机构遭到不同水平的撤并,很多知名大学的教育科研机构,宣告进行重组、分流或撤销^[2]。此种趋势还有延续之势。在此背景下,研究探讨综合性大学中的教育学科如何才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就显得尤为迫切且重要。本研究以G大学教育学院被撤并为研究案例,剖析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被撤并的主要原因,以期为其其他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科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健康发展

提供一些启示和参考。

二、G大学教育学院基本情况

G大学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是国家“211工程”学校、教育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部区共建的综合性大学,也是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入选高校,学科涵盖哲、经、法、文、理、工、农、管、教、艺等10大学科门类,截至2019年6月,全日制在校生3.6万余人。

G大学原有31个二级学院,教育学院是全校学生规模较小的文科学院之一,2006年从G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独立成教育系,2008年成立教育学院,下设教育学系、心理学系和教育信息技术系,开设有应用心理学、教育技术学2个普通本科专业,每个专业每年招生50-60人。教育学院没有独立的教育学、心理学硕士学位授权点,招生的教育经济与管

收稿日期:2019-07-15

作者简介:任初明,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大学文化管理研究;杨素萍,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教育研究。

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2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归属于 G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公共管理一级学科,教育学院每年招收研究生 30 人左右。截至 2017 年 3 月底,有全日制本科学学生 316 名,硕士研究生 86 名(含留学生 2 名),有专任教师 36 人,具有正高职称 10 人,占专任教师数 27.8%;博士学位教师 19 人,占专任教师数 52.8%;博士研究生导师 1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18 人,占专任教师的 50.0%。

“十二五”期间,全院教师承担了各级各类课题 44 项,总资助经费 264.35 万元,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6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和 22 项省部级课题,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成果奖 12 项。学院拥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培训基地、中职教育教师培训基地、教师教育重点培育基地等 3 个省级教育研究与培训基地,具有国家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培训和中小学教师资格培训资质。应用心理学为自治区级优势特色专业,高等教育学为自治区级重点学科,教育学、应用心理学为校级重点学科。

2017 年 7 月,G 大学根据建设“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一流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定位,在国家“双一流”建设政策的引导下对学科专业结构布局进行调整,教育学院成为全校首批被撤并的四个学院之一,教育学系并入公共管理学院,心理学系并入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育信息技术系并入计算机学院。

三、G 大学教育学院被撤并的原因剖析

1. 因未能有效地实现成立之初的组织意图,引发了学校决策层对其存在合理性的质疑

G 大学于 2006 年决定将教育系从公共管理学院分离出来时,对该系是有过明确的组织功能定位的。根据 G 大学《关于调整公共管理学院学科专业成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和教育系的通知》(G 大人字(2006)44 号),明确了新成立的教育系承担的主要职责是:承担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相关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工作;承担全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全校性选修课;积极开展教师素质培训工作,积极为学校本科生、研究生将来从事教师职业开设必要的选修课;整合资源和力量,积极开展学科建设和学位点申报工作。

从学校的成立文件可以看出,G 大学决策层为教育系规划的建设思路是以服务学校需求为主兼顾学科建设,体现的是社会需求逻辑与学科建设逻辑相结合的发展路向。一方面,响应国家 1999 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提出的“鼓励综合性高等学校和非师范类高等学校参与培养、培训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探索在有条件的综合性高等学校中试办师范学院”和 2001 年在《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1)21 号)中提出的“鼓励综合性大学和其他非师范类高等学校举办教育院系或开设获得教师资格所需课程”的政策号召,

希望该系积极承担教育学、心理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才培养,同时为 G 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将来从事教师职业开设相关课程,体现出鲜明的服务需求逻辑;另一方面,希望教育系致力于教育学和心理学学科建设,积极申请硕士学位点,体现出的是学科建设逻辑。

教育学院在 2011 年制定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中也提出自己的发展定位,即“立足本自治区,面向全国,把学院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研究型、服务型学院,成为在自治区内领先,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教育学、心理学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区域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应用心理研究与决策咨询智库”;学科建设的目标是“五年内,力争获得教育学、心理学 2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和教育硕士、心理学硕士 2 个专业学位点,力争获得自治区级高校重点实验室 1 个,创建 1 个产学研基地。”由此可见,G 大学决策层成立教育学院的组织意图在教育学院“十二五”发展规划文本上得到了回应,只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教育学院未能有效地实现学校决策层的组织意图。到 2017 年被撤并前,教育系成立之初的 4 项职责,仅部分实现了前 2 条,开办了应用心理学(授理学学位)和教育技术学(授工学学位)本科专业,与校学工处一起开设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全校性选修课。后 2 条基本上没能有效地实现,除了面向校内外学生开展了几年教师资格考试培训,以及少部分教育系教师为了解决年度教学工作量不足而自发开设了几门教育学科的校选课程以外,教育学院并未能有组织、有计划地面向全校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从事教师职业所需的选修课程,在满足 G 大学有从教意愿的学生以及扩大 G 大学学生职业选择范围方面未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在学科建设方面,学科建设成效也不尽如人意,到 2015 年“十二五”规划结束时,当初规划的获得教育学、心理学硕士学位点的目标基本没有实现。

引发决策层撤并教育学院的直接诱因则是 2017 年 3 月国家启动新一轮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申报工作和 G 大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引发的发展压力。国家在“双一流”建设的政策框架设计中提出要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对入选高校进行动态调整。加之 2017 年教育部学位中心发布的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因其权威性和广泛的影响力被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广泛运用于学校建设成效评估、省级“双一流”建设绩效考核、财政经费支持、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审核申报等领域。另外,为了支持 G 大学开展“双一流”建设,G 大学所属的自治区政府专门制定出台了《G 大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桂政办发(2017)74 号)和《G 大学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桂发改社会(2017)770 号),确立 G 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国内同级同类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赋予 G 大学作为广西高校改革发展的排头兵,科学研究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排头兵,高端人才培养成长的排头兵的定位,明确了 G 大学“三步走”的具体建设任务与目标,这是广西高等教育发展历

史上首次针对一所大学专门出台的政策文件,既体现了自治区政府对G大学的高度重视与巨大期望,也给G大学校领导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压力,尤其是G大学在教育部学位中心2017年公布的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的表现并不太令人满意,这些因素直接引发了G大学的学科专业结构调整行为,开始采取“削枝强干”的学科收缩管理思路,教育学院因学科整体水平低且未能有效地实现成立之初的组织意图而被撤销。G大学在2017年7月下发的《关于撤销教育学院的通知》(G大人(2017)36号)中指出,为了贯彻落实《G大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和《G大学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根据学校《关于开展学科专业设置规划工作的通知》(G大规划(2017)4号)精神和学科发展需要,经研究做出撤销教育学院的决定。G大学教育学院的教育系并到公共管理学院、心理系并到马克思主义学院,支持公共管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一级博士点申报。

2. 寄生型的学科发展状态使自身学科特色难以突显

G大学教育学院起源于2006年教育系,2005年我国开展了第十次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2010年开展了第十一次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后,一直到2016年再也没有开展学位授权审核工作^[3],受这一形势的影响,G大学教育学院从2006年成立到2016年一直没有成功获得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的机会。2006年,教育系从G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分离出来后,也在公共管理学院原有的教育经济与管理二级硕士点招收硕士研究生,实行“一点两院”同时招生。最初,教育学院根据自身师资队伍情况在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开设有教育经济、基础教育管理、高等教育管理、管理心理学等4个研究方向,后来为了给心理系教师提供专业发展平台,2013年开设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硕士专业,设有心理健康服务和卫生事业管理方向。这些研究方向有别于G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开设的研究方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教育系、心理系教师专业发展的心理需要,但由于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两个硕士专业归属于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由G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管理为主,教育学院所设置的研究方向与学院“十二五”发展规划确定的“教育学科重点建设高等教育管理、区域职业教育、区域基础教育财政与政策、西部民族边境及东盟教育、教育教学设计与信息技术方向;心理学科重点建设认知神经心理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与辅导、人力资源管理素质测评等方向”的学科建设发展方向无法保持一致。2015年,G大学明确提出要按一级学科进行研究生培养与管理,要求教育学院与公共管理学院按照公共管理一级学科来统一招生、统一制订培养方案、统一课程安排、统一确定研究方向、统一学位论文盲审与答辩,这些要求迫使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专业原有的教育学科特色被淡化,而教育学院因没有独立学位授权点而只能长期寄生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现实发展窘境,使自身的教育学科特色难以突显,也让教师难

以找到教育学、心理学的学科归属,尤其是心理系教师,受专业所限,教师的学术专长和教育经济与管理联系并不紧密,部分教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开题及论文盲审时总会遇到学位论文选题与专业培养要求不一致的质疑。正是这种寄生型的学科发展状态,使G大学教育学院自身的教育学科特色未能突显,随着学校采取“削枝强干”的学科管理思路,2017年教育学院被拆分。

3. 科研团队凝聚力较差,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能力较弱

G大学教育学院虽然有引进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愿望,但由于学科综合实力弱、学科平台低,自2006年教育系成立以来都未能吸引到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基本上都是2008年前后3年内引进的博士,年龄及科研成果相差不大,在教师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文人相轻”的心理,在学院内部难以产生能够凝聚人心的带头人。学院也没能及时制定出内部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把成员凝聚起来。内部机制的不完善和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缺乏使G大学教育学院无法有效地凝聚起来,内部运行基本处于自发状态。其结果是,一方面教师根据各自的兴趣或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时确定的方向从事研究,很少主动根据学院“十二五”学科建设规划确定的学科方向来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致使学院自身的学科特色未能有效地凝聚;另一方面,部分教师的科研动力不强,不申报课题、不发表学术论文、不参加学术会议的“三不”问题比较突出。职称晋升成为教师科研的主要动力,学院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的整体能力较弱,进一步制约了G大学教育学院学科水平的提升。而G大学为了能在2016年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启动并配合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遴选中有着较好的评估结果,在功利主义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影响下,将成立时间短、学科水平偏低的教育学院撤并,从而支撑其他学科参与评估。

4. 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校重大决策的权利未得到充分保障

大学章程是大学的“宪法”,规范着大学及其内部机构与人员的日常运行,对于保障师生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促进大学内部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G大学的大学章程第四章第49条也对教职工享有的7项权利进行了明确规定。其第4条规定,教师享有知晓学校改革、建设、发展和关涉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的权利;其第5条规定,享有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由此可知,G大学教育学院的教师对关涉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享有知晓权和参与权,而撤销一个学科和新建一个学科一样都属于学校重大决策事项,在决策过程中需要充分调研、认真论证,同时给予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和表达意见的机会。G大学在讨论撤销教育学院时,对G大学章程规定的教师参与关涉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的权利并未给予应有的尊重与保障,学校决策前调研过程并不充分,也没有充分听取教育学院全体教师与学生代表的意见与诉求,对撤销教育学院的决策依

据与必要性也缺乏充分沟通与解释说明,而是由G大学主要领导直接决策。

四、促进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的建议

1. 牢记学科“初心”,巩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地位

我国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的发端最早可追溯到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设的教育学课程,我国目前共有72所综合性大学开设有教育学科,占全国高等学校设置教育学科总数的17%^[4]。现有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科形成于不同阶段,成因各异,有的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科是大学发展过程中自然演进形成的,有的是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有的是由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研究所发展而来,有的则是高校升格或合并的产物,有的又是1998年高校招扩政策刺激下的学科专业扩张的结果,有的则是在国家鼓励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政策的影响下开设教育学科、参与教师教育。尽管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的成因不同、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但各高校的教育学科依然要在综合考虑各自的办学传统、功能定位、学科水平、办学资源以及社会需求等因素基础上,紧紧围绕本校创建教育学科的“初心”,准确领会组织意图,找准功能定位,明确服务面向,因材施教地探索自身的发展路径,或致力于高水平的教育学术研究与高素质教育学科人才的培养,或致力于促进教育科学研究的交叉与融合、优化大学内部学科生态结构,或致力于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教育的培养与培训,丰富人才培养的教育生态环境,或致力于为各高校改进管理决策、深化人才培养改革提供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通过向学校决策层展现自身独有的学科价值与学术贡献来巩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地位,从而有效地避免G大学教育学院由于未能有效地实现创建的组织意图与功能定位而在学校决策层引发的身份合理性危机。

2. 找准发展模式,培育教育学科生存空间

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学科导向型,即突出学术性,主要遵循学科建设逻辑,着眼于硕士、博士学位点建设,在人才培养上主要从事本学科的研究生教育,致力于学科整体实力与水平的提升,与校内其他学科竞争时完全比拼学科硬实力;二是人才培养导向型,即突出教育性,以教育学科和校内其他学科为依托,发挥综合性大学的学科综合优势,与其他专业学院合作开设一定的教师教育专业,积极参与教师培养与培训,为中小学或中等职业学校培养教师,与校内其他学科形成共生生态;三是服务贡献型,即突出服务性,走院校研究之路,为综合性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服务,专注本校的教育教学改革与管理问题的研究,着眼于本校教育教学改革及管理问题的诊断与分析,为改进本校的教育管理和决策质量服务,以服务求生存,以贡献谋发展,与校内其他学科错位发展。各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科要在综合考虑所在学校的发展定位、学校对教育学

科的期望、本学科发展历史以及本学科在校内学科版图中所处的地位等因素的基础上,结合本学科的实际情况,找准发展模式,努力培育教育学科的生存空间。

继续选择坚持学科导向型的高校,则要突破封闭的学科建设思维,摆脱“孤军奋战”学科发展状态,积极主动争取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大力推进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形成与其他学科合作共生的态势。继续坚持人才培养导向型发展模式的高校则要积极探索如何发挥学科综合优势打造自身教师教育特色,“坚持教育性,突出师范特色”^[5],提高师范毕业生的社会认可度与就业竞争力。选择服务贡献型的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则是主动转型,包括发展定位转型、发展理念转型、教师观念与知识能力结构的转型等,尤其对已有一定学科基础的高校可能需要更大的决心与勇气才能完成。

3. 抓住国家构建教师教育新体系的政策机遇参与教师教育,夯实教育学科发展的人才培养基础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断深入和素质教育的推进,对教师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对教师专业化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社会对师范毕业生的需求也正由数量满足走向质量提升,原有的定向师范教育模式已难以有效地适应基础教育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新要求。在终身教育和教师专业化理念引导下,世界各国呈现出打破封闭走向开放的教师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我国自20世纪末以来开始积极顺应这一世界趋势探索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转型发展的新体系。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表示,鼓励综合性高等学校和非师范类高等学校参与培养、培训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探索在有条件的综合性高等学校中试办师范学院。2001年在《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1〕21号)中提出要完善以现有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等学校共同参与、培养培训相衔接的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标志着我国开始改革由师范院校单一封闭承担教师培养的局面,我国教师教育格局开始由单一封闭逐步向多元开放转变。尽管有国家政策层面的鼓励与支持,但这一新体系的建立还不完善,依然处于探索完善过程中。2012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发〔2012〕41号)中再次提出要突破原有的教师教育培养体系,构建以师范大学为主体,综合大学参与、开放灵活的中小学教师教育新体系。

而我国综合性大学具有社会声誉好、学科综合交叉、科研实力强、学术水平高,师资队伍、学术资源、课程资源等教育资源丰富等优势,有利于师范生人文素养、教育情怀的陶冶与养成,有利于拓宽师范生的学术视野与职业视野,还有利于提升师范生的学术水平与综合学科能力,更好地促进师范生的专业化水平提升。因此,有条件的综合性大学要适应新形势,紧紧抓住这一政策机遇,培养目标定位与高等师范大学有所侧重,“以向重点中学、一般高校和职业技术学院输

送教学和管理人员为根本任务”^[6],因校施策发展面向普教、职教和高教的教师教育类专业,走大教师教育之路。积极探索与创新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培养、培训一体化机制,建立与完善整合校内其他专业学院的学科资源参与教师教育的内部运行、管理与保障机制,在校内形成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相互依托、相互支撑的共生式教师培养格局,增强教育学科为其他学科的服务水平,以进一步夯实教育学科发展的人才培养基础。

4. 发挥综合性大学优势打造教育学科特色,提高校内外认可度

与师范院校相比,很多综合性大学举办教师教育的历史短、经验并不充分,带有鲜明的“第一代”特征,既存在教育科学研究重理论轻实践、与中小学联系不紧、教师教育的办学资源不足、缺乏教育教师的文化传统等问题,“也存在着领导决策层对综合性大学举办教师教育不重视等问题”^[7]。在国家鼓励和支持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政策背景下,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科要与师范院校的教育学科的职能定位有所区别,“充分凸显其综合性,实现服务对象的拓展和服务能力的提升,由面向服务基础教育拓展为面向高等教育、社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其他教育服务;突出其学术性,借助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科研实力较强等优势,积极承担教育学术研究和培养教育学术人才的职能;积极凸显其‘教育性’,可参与教师培养和培训,辅助大学中其他学院、学科的师资训练,参与指导各院系对师范类专业课程体系的设计和制定等,发挥其在本校的教育职能;凸显其服务性,为综合性大学

的教育教学改革、为学校提供管理决策咨询、为区域教育改革发展和政府教育决策服务”^[8]。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要树立关注教育理论、服务和引领教育改革与实践的功能定位,积极探索如何将学科综合化、学术水平高、教育资源丰富的综合优势转化为教师教育的培养优势,实现学术性与师范性的有机融合,促进学科专业与教育专业一体化发展,形成有别于传统师范院校的教育学科特色,进一步提高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毕业生的人才竞争力,以获得校内决策层和校外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可。

参考文献:

- [1]施晓光. 学科评估背景下解读“伟大的大学”[N]. 中国教育报, 2016-09-12.
- [2]胡乐乐. “一窝蜂”裁撤教育学科不理性[N]. 光明日报, 2016-07-26.
- [3]姚云, 钟秉林. 第十二次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政策解读[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8(4): 9-13.
- [4][7]侯怀银, 李艳莉. 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在中国: 历程、现状和未来[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9(6): 51-58.
- [5]孔又专, 张楚廷. 论我国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1(7): 50-53.
- [6]张大良, 王运来. 综合性大学举办教师教育的途径选择[J]. 中国高等教育, 2004(21): 22-23.
- [8]刘艳侠, 汪霞. 对综合性大学举办教师教育的一些思考[J]. 大学·研究与评价, 2007(4): 33-38.

On Abolishment of Education College in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Under Background of “Double - Class” Construction

——On Educatio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REN Chu - ming ,YANG Su - ping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 Nanning 530299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double - first - class” construction policy , many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in China have withdrawn their education colleges in the course of adjusting the structure of disciplines and specialties.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G University’ s Academy of Education , we find that the main reasons for its withdrawal include: it fails to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organizational inten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establishment , which leads to the questioning of the rationality of its existence by school decision - makers; owing to parasitic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 it is difficult to highlight its own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the cohes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and the ability to produce high - level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are weak; the right of stakeholders to participate in major school decision - making is not fully guarante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edagogical disciplines in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in mind the “original mind” of the disciplines , consolidate the rational status of its own existence , identify the development mode and cultivate the living space of pedagogical disciplines , seize the policy opportunity of constructing a new system of teacher educ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eacher educ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talent training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edagogical disciplines ,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 cre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 disciplines , and improve the acceptance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niversity.

Key words “Double - class” construction;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educational discipline